人文晋江

山外青山

合一

踩着黄昏的脚步,从灵源山下来,又见“下马樟”。樟树如语,晚风簌簌。

腾讯网有个泉州冷知识40条,其中有一条:“《题临安邸》作者的真实姓名是林外而不是林升,林外是宋朝泉州晋江人。”(198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千古之谜:中国文化史500疑案》一书,将《题临安邸》作者列入疑案之一)幸亏后来,有人经过多年的稽考,并结合《宋开基马平(现为“坪”)林氏谱牒》考证,才还原《题临安邸》的作者就是福建泉州晋江马坪村人林外的真相。因为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古诗《题临安邸》:“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?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四处流传,成为千古绝唱。

据清道光版《晋江县志》记载,林外是南宋绍兴年间泉州籍的一位大诗人。林外的墓址至今尚存,位于晋江灵源山,其故居则在晋江永和镇马坪村。林外(1106—1170),南宋福建晋江马坪村人,为林知八世孙,字岂尘,号肇殷。林外的科举之路很曲折,屡试不第,直到宋高宗绍兴三十年(1160)才登进士。他受命为兴化县令,仕途也就此止步。

或许,冥冥之中,他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身份更容易让世人记住。林外的庐墓就在灵源寺入口处,是一间不起眼的石砌小庙。庙前却有一棵巨大的香樟特别引人注目。这树已经有上千年树龄,从它根部分蘖出的3株小树,都已长成合抱的巨木,一起拱卫这座小庙。事实上,这座小庙是宋代一种“吞山葬”墓式前面的石室。因为这里是灵源寺的入口,过去的游人香客为表示对神明的尊重,无论是骑马或坐轿来的,到了这里便要下马下轿,然后步行进庙。因此这棵香樟又被称为“下马樟”。

南宋绍兴初年,林外被地方官推荐到临安太学去深造。那时闽南到杭州要经过南剑州黯淡滩,那是条很危险的水路。林外选择走陆路,避开这段水路,还在滩旁驿站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:“千古传名黯淡滩,十船过去九船翻。惟有泉南林上舍,我自岸上走,你怎奈我何?”

临安便是今日杭州。林外到了杭州,诗名便传播开来。他风姿俊逸,平时喜欢戴着带棱角的头巾,披着白鹤羽毛做的圆形披肩,人又滑稽好谈论,诗又飘逸潇洒,不知道的都看他为神仙。有一回他到酒店喝酒,身上藏着几个一模一样的虎皮钱箧,每摸出一个,就把铜钱往桌上倒,让酒保将钱买酒来;酒喝完,再摸出一个钱箧来,又倒出一堆钱来买酒。连连喝了几斗酒,一点都不显醉态,临行时还向店家要来笔墨,在粉墙上题诗:“药炉丹灶旧生涯,白云深处是吾家。江城恋酒不归去,老却碧桃无限花。”到了第二天,整个杭州城都传闻某家酒店有神仙降临,还留下一首诗。

古代的人也喜欢给诗人贴标签。林外,号称“题壁狂人”。

题壁诗是古代诗歌中的瑰宝,是一种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文学形式。它不仅记录了历史的变迁,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社会风貌。题壁诗的主要出现区域往往是人群密集的场所,如寺庙、驿站、酒楼等。作者题写这些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诗句。林外被广为流传的诗大多为题壁诗,多为作者在特定情境下的即兴之作。这种即兴创作使得题壁诗反映的内容更加真实、生动,也更考验诗人的才学敏思。《题临安邸》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。诗人运用反问手法,不但强化了自己对朝廷不思收复失地的愤激之情,也更加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而产生的忧伤之感。

林外不只在壁上题诗,还跑到了桥洞下仰头题诗。

宋高宗绍兴三十年(1160),林外中进士,但未被重用。后来皇帝换成了宋孝宗。吴江垂虹亭是宋代文人南来北往水路交通的必经之所,一直吸引着诗人词客登临觞咏。有一天,林外来到苏州吴江,见垂虹桥如长虹卧波,有七十二桥洞,诗兴顿涌。他令船家停稳了船,自己爬到了篷顶,仰面朝天,在一桥洞穹顶写下《洞仙歌》(该词被收入张思岩《词林纪事·卷八》)。词云:“飞梁压水,虹影澄清晓,桔里渔村半烟草,叹今来古往,物换人非,天地里唯有江山不老。雨巾风帽,四海谁知我?一剑横空几番过。按玉龙、嘶未断,月冷波寒;归去也,林壑洞门无锁。认云屏烟幛是吾庐,任满地苍苔,年年不扫。”

当人们从桥底下过的时候,发现了这阕词,而且还没署名,百思不得其解,这么高的地方怎么会有题词,这又是怎么写上去的?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及《古今词话》等古籍记载,这阕词轰动一时,有人将林外《洞仙歌》抄呈宋孝宗,并附传说为仙人吕洞宾下凡所作。偏偏宋孝宗谙熟诗词格律、音韵,读罢说,这哪是什么神仙,分明是福建人所写的。原因是带有闽南乡韵,末字“晓”是ao韵,接下来韵脚还有如“草”“老”“帽”,但“锁”要用闽南话来读方能押韵。后来,宋孝宗奇其才,于乾道四年(1168)任林外为兴化令。明代巡按、应天府监察御史林一柱曾赞林外:“刘饮李咏,惟公两称。风流活泼,骀荡妙令。垂虹一词,千古莫竞。诗中之豪,酒中之圣。黄甲播芳,列宿是应。”

解锁基因密码,我们不难发现,作为北宋高士林知(具有儒道思想的人物,曾隐居晋江灵源山)的后代,林外思想深受其影响。除从《洞仙歌》一词可以感受到外,一首《题云盖山》:“一峰特立出尘寰,自古相传云盖山;不是云来盖山顶,只缘峰峭入云间!”更是把林外不苟合随俗的高洁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林外,他只留下一部诗集《懒窠类稿》,以及那首已不朽的《题临安邸》。

世纪大道繁花似锦 陈巧玲 摄

抒怀

行走在世纪大道上

紫艺

穿梭在晋江世纪大道上,我看见脚下的前路在无限延伸,也看见未来的视野在无限拓展……

这些年,因为工作需要,我多次行走在世纪大道上,怀揣着饱满的希冀飞驰而过。我看到,道路两侧的绿植郁郁葱葱、高楼拔地而起;我听见,成长的声音与岁月的洗礼相互交融,奏响跨越世纪的和鸣。一座城市,因一条道路铺展开来,从北向南、从南至北,把多少个世纪的曙光都汇聚在一起。

肩负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托,内化成平坦宽阔的世纪大道,所以,行走在这一条大道上,我们深知,过往的每一步都算数。那些淬炼过苦难的时光,依次散落成世纪大道的一个又一个碎片,重新堆积组合,浇筑成一段通往富裕之路的康庄大道。在世纪大道上行走,你会不小心就与“世界文化遗产”撞个满怀。琳琅满目的文化遗产,让你沉浸于其中,并拥有割舍不去的爱恋。每一个脚步都似曾相识,每一个脚步都充满回忆,行走在世纪大道,进入到历史文化名城,一下子对泉州有了深刻的认识,对晋江有了全新的解读。

文化是这条道路的专属名词,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厚重烙印。我们换个角度从泉州出发,穿过晋江的中心,就来到千年的古镇,如同洗尽世纪的铅华,与脚下那座五里长桥形成同频共振。安海镇,闽南金三角厦门、泉州、漳州的腹地,拥有天然特殊的地理位置,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不仅历史上就人才辈出、文风鼎盛,揆诸当下,也因孕育了诸多闽商,在走南闯北中,勇立时代的潮头,而引得众人瞩目。一座石井书院,承载着晋江的文化根脉,在安海古镇熠熠生辉。作为与温陵书院、小山书院、欧阳书院并称泉州“四大书院”的石井书院,也是其中唯一一座偏居于乡镇一隅的一家书院。朱熹父子曾在此讲学,氤氲了浓厚的文化气息。文化熏陶之下,必出能人、贤人、达人。他们奔赴于各行各业,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、多有建树,甚至在海外多地抢占了话语权。

这些年,他们沿着世纪大道行走,打开了恒安、盼盼等发家奇崛之路,引领各方好汉群雄逐鹿,在体育产业、纺织鞋服、机械制造等领域树立标杆品牌,甚至在集成电路等新兴领域占有一席之地。如同世纪大道的开阔心胸,接纳四方思潮、争做八方生意。

如今的世纪大道,也被人称为品牌大道。在这条大道上,文化是最深厚的基底,发展是最坚定的方向。敢为人先的晋江人,正以爱拼敢赢的坚实步伐,行走在世纪大道上。

随着新的一年到来,我相信,晋江市将再迎来崭新的发展契机。蜂拥而至的人们会再一次行走在世纪大道上,看见前路的无限可能、未来的无限希望……

心曲

坚持一件事是什么感受

夏学军

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,说的是一个人坚持写日记十六年。十六年是个什么概念?一个婴儿都长成了翩翩少年郎啊。他从一开始流水账式地记录,到后来洋洋洒洒几千字,文笔越来越优美,量变产生的质变都不足以用飞跃来形容,要有多热爱文字才能坚持这么久?

说来也巧,爱人发朋友圈,说他自从去年今日起,闲来无事画了一幅竹子图以后,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画竹。到如今整整一年了,每天坚持画两张;如果有事情耽搁了,第二天一定会补回来画四张。

爱人在朋友圈发的“九宫格”,每一个阶段的竹子画各发一张。第一张和最近一张的对比照,连我这个外行都吃惊了,仿佛一个婴孩儿蹒跚着脚步,一点点地变成了美少女。

我天天见爱人痴迷于画竹。他捧着画谱研究构图与技法,一点点地研墨汁,一笔笔地画枝和叶,画成后高高挂起来,远远地欣赏、挑毛病。要有多热爱才能坚持?往往是一个晚上的时间,都交给了两幅画。

据说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失败都源于半途而废。喜欢的事情当然容易坚持下去,而不喜欢的,坚持的理由是什么?联想一下自己,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一天不落地去做,即使我如此喜欢写作,也做不到天天写。

不对,谁说我没有坚持一件事——如果做饭也算的话。

结婚二十多年,儿子都大学毕业了,我每天三餐都围着锅台转。这么多年下来,我成了厨师、面点师、烘焙师、美食专家、买菜高手。记得很多年前看一档电视访谈节目,主持人给嘉宾提了一个问题:有一件事情你很讨厌但是又得天天做的是什么?嘉宾如何回答我都记不得了,却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屏幕外大声说:做饭!

有人把做饭当乐趣,甚至当工作,而我至今都无法爱上它,还能一日三餐坚持不懈地做饭,我能说自己很伟大吗?坚持一件自己爱的事情,多久都是幸福的。而像我这样坚持一件不爱的事情二十多年,除了对家人的爱,真的别无其他。

微信真好,是个很好表达与沟通情感的平台。当那天我把触动我心扉的那句话发到朋友圈后,好多人点赞。我是这样说的:当一个人二十几年如一日,坚持一日三餐为家人做饭,不是圣人就是傻瓜。我肯定不是前者,我是傻瓜!

儿子秒赞了这条微信并留言:老妈是前者,是女神!而不善于表达的老公,留言仅仅是一个拥抱的表情包。看着那个穿绿色衣服的“小人”冲我张开双臂,我开心地笑了。

文评

华彩墨韵谱华章

陈冬梅

朱伯华,1947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书画世家。他自幼沐浴在传统文化的甘露之中,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。在秦仲文、娄师白等艺术大家的悉心指导下,他拥有坚实的“童子功”,1964年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。他的艺术生涯跨越了六十几个春秋,坚持理论与创作并重,见证了中国艺术的变迁与发展。

中国书画向来是艺术家生命气质在笔墨间的外在生发。历代绘画大家,以其宏博渊深的学问、坦荡真诚的品格,创作出境界深沉、悠远的作品。画为心声,书为心迹。朱伯华的威望与影响力,也正来自于他的性情与风度。朱伯华性格谦和,对后学晚辈奖掖有加,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。他学识渊博,精通诗、书、画、印和陶瓷艺术,且能够互相交融,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。

朱伯华的作品,无论是山水画的山川之巍峨壮丽,溪流之细腻柔美;还是花鸟草虫的栩栩如生,娇艳的花朵、灵动的翠鸟与配诗一起,好像都能够与我们一同呼吸,显现出一种“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”的意境之美。尤其是他的墨虎,更是令人一眼入魂。虎的眼神那么锐利,仿佛能洞察一切;虎的身姿那么矫健,仿佛随时都能跃然而出。在笔墨的深浅浓淡间,他赋予了虎以灵性和生命。正如五代荆浩所言:“画者,画也。度物象而取其真。”朱伯华的作品,不仅展示了高超的技巧,更传达了对自然、人生和艺术的深刻理解和人文关怀。

泉州,这座充满历史韵味与人文情怀的城市,是朱伯华心中的圣地。早年,他便被这座古城的气韵所深深吸引,多次前来采风创作,甚至购房在此旅居数年。泉州的山川美景、人文风情,都成为他笔下生动的艺术元素,融入了他的书画作品之中。近日,朱伯华在泉州举办以“华彩墨韵”为主题的个人美术展,不仅是对自己艺术生涯的一次深情回望与总结,更是对泉州文化的一种致敬与传承,这厚朴真情中充盈着一份温润与澄澈。

这次展出的作品均为朱伯华进入耄耋之年的精品力作,且大多与泉州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朱伯华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学识修养,以臻于化境的笔墨功夫作支撑,因心造境,以手运心,传达出“丹青不知老将至”的豁达与从容,引人流连沉醉于空灵美妙的情境之中。朱伯华在笔墨的自由挥洒间,呈现出了生命本源的气象和辉光,抵达一种宁静中见欢愉、平和中绽放绚烂的自由之境。

(作者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

守望图(国画) 朱伯华

杂谈

慢亦有道

孔芬芬

最近偶有心悸、胸闷等症状,我一直以为是自己生活作息不太规律,还有跑步引起的,所以并未太过在意。恰逢公司体检,我颇为自信地跟医生说,结果肯定没问题。然而,医生却拿着检查报告说:“你有心肌肥大,若不及时纠正,继续发展可能会形成心力衰竭。”医生看了我的跑步数据,建议我跑步时要降速,尽量把心率从180多降到健康心率140以内。那一刻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跑得快并不一定有利于身体健康,竟是我本末倒置了。

我想,跑快难,跑慢还不简单吗?可跑起来,就不是那么回事了,脚和身体像不听使唤。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将我超过去,我便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,心率又超高了,第一次挑战“跑慢”失败了。

于是,我便开始研究“慢下来之道”。

在看了许多人跑步的经历后,“股神”巴菲特的跑步理念,给了我深刻的启发。巴菲特跑步的初衷也是为了健康。他认为,跑步和投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:“长跑需要忍受枯燥,控制欲望,这与成功投资所需要的耐心和自制力非常相似。你不需要跑得最快,只需要持续向前。”正如巴菲特所说,跑步的关键,是需要用耐心和自制力,控制自己习惯性“要比别人跑得快”的欲望。

在一个宁静的清晨,我没有约朋友,把手表的提醒全部关闭,清空了心里的速度和距离,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和脚步,尽量平和、均匀。果然,真的慢下来,心里反而没有了“比速度”的焦虑。我看到了对面晨练的大爷在点头对我笑,闻到了各种花的香味由鼻腔沁入心脾,注意到湖面被风撩起的水晕原来可以如此温柔,朝阳竟是如此绚丽。原来,慢下来的世界也有不一样的精彩,心里反而更宽阔了,装的东西也更多了。心率果真也随速度,如愿以偿地降下来了。

周末和朋友小聚,我跟他们分享了我的“慢下来之道”。闺蜜有感而发:“你说的道理我深有同感!我开车十多年了,没出过交通事故,靠的不仅仅是车技,更是不急不躁的心态。虽然看似开得慢,途中不出意外,反而能更快回家,我们的目的不就是平安回家吗?”听着朋友的“慢即是快”的道理,在座的人无一不点头赞许。

这不正是古人的“事缓则圆,人缓则安”的慢智慧吗?也是咱们现代人不应忘掉的生活态度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我们似乎总在忙碌中奔波,如同被无形的鞭子驱赶着的陀螺,却忽略了生活中慢下来的美好。曾几何时,我羡慕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中那种悠闲自在的生活,慢下来,才能品出人生的真滋味,正所谓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。

慢亦有道,这个“道”是一种自我掌控的能力,亦是一种不急不躁的生活态度,更是一种人生智慧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停下手头的繁忙,慢慢地为家人烹煮一碗羹汤,陪爱人悠闲漫步在城市的街头巷尾,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?